

20世纪世界

20SHIJISHIJIEWENXUEJINGPING 20SHIJISHIJIEWENXUEJINGPING

文学精品

短篇小说卷

王箴躬/余致力/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世界文学精品

短篇小说卷

王箴躬/余致力/选编

书名:20 世纪世界文学精品·短篇小说卷

作者:王箴躬 余致力

出版
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省人民银行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6.375

字数:60 万

版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0.00 元

ISBN7-80579-814-1/I·67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世界便有了文学。但各语种、各国家或地区文学之间频繁、深入地相互交流与影响,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却只是本世纪以来的事情。无疑,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社会变革、科技进步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促成了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前所未有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这种大碰撞、大交融的总体格局,使得各语种、各国别文学之间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呈现出深刻的内在联系或某种程度的相关性,同时又激活了它们各自的个性,文学的民族风貌、地域特色竞相斗妍,异彩纷呈,从而形成了本世纪世界文学的洋洋大观。

编辑出版这套“20 世纪世界文学精品”丛书,意在为国内各层面读者提供一个在较短时间内浏览本世纪世界文学最高成就的机会。因为是面向国内读者,所以我国的作家作品未选入丛书。因为本意不在编排大系而在欣赏,所以所选作品均为短篇精品,分辑为散文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和散文诗卷。选编者遵循着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所选作品必是其本国和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历经时间

考验的最优秀作品；二是尽可能加大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即力求包容本世纪各个历史时期与各地域、语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以空间跨度言之，选编者着意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一些过去长期未被重视的作家作品，赋予“精品”之殊荣，编入本丛书。而这是符合本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的。

上世纪末，当国门之外的文学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国人或惊惧，或艳羡，皆以为天外之物。今天，中国文学则是作为世界文学的自觉、自主、自为的一部分而面对世界。中国与世界的沧桑巨变，于此可窥一斑。不知读者诸君面对这套丛书，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慨？

编 者

1996 年 8 月

目 录

前 言

日 本

少年的悲哀 (1)
国木田独步

到网走去 (9)
志贺直哉

罗生门 (18)
芥川龙之介

玉 铃 (26)
川端康成

菲 律 宾

英 雄 (41)
弗·西翁尼尔·何塞

印 度

一个女人的信 (62)
泰戈尔

奥帕吉的天堂 (78)
查特吉

进 军 (91)
普列姆昌德

叙 利 亚

饥 饿 (106)
泰米尔

黎 巴 嫩

不育者 (112)
努埃曼

冰 岛

青 鱼 (132)
拉克司内斯

俄国·苏联

舞会以后 (144)
列夫·托尔斯泰

新 娘 (156)
契诃夫

在地下室里 (178)
安德列耶夫

绿宝石 (191)
库普林

旧金山来的绅士 (209)
布宁

雨濛濛的黎明 (231)
帕乌斯托夫斯基

永不掉队 (248)
冈察尔

和儿子会面 (258)
艾特玛托夫

匈牙利

七个铜板 (275)
莫里兹

德国

沉重的时刻 (281)
托马斯·曼

内与外 (290)
海塞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304)
伯尔

奥地利

看不见的收藏 (315)
茨韦格

饥饿艺术家 (330)
卡夫卡

英 国

品 质 (341)
高尔斯华绥

敞开着的窗户 (350)
萨基

无所不知先生 (355)
毛姆

墙上的斑点 (364)
吴尔夫

一曲两阙 (373)
乔伊斯

美妇人 (385)
劳伦斯

园 会 (407)
曼斯菲尔德

来点儿歌舞 (423)
苏珊·希尔

法 国

克兰比尔 (444)
法朗士

十字勋章 (470)
巴比塞

星期三的紫罗兰 (476)
莫洛亚

墙	(488)
	萨特

穿墙过壁	(512)
	埃梅

沉默的人	(522)
	加缪

西班牙

在海上	(534)
	伊巴涅思

意大利

西西里岛柑桔	(544)
	皮蓝德娄

渴望健康的人	(556)
	布扎蒂

南斯拉夫

柴 丹	(563)
	安德里奇

保加利亚

未收的麦田	(572)
	埃林·彼林

埃 及

小耗子 (577)
台木尔

南 非

家 (585)
戈迪默

美 国

麦琪的礼物 (602)
欧·亨利

失去的菲茨 (609)
德莱塞

热爱生命 (626)
杰克·伦敦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648)
福克纳

乞力马扎罗的雪 (660)
海明威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690)
辛格

魔 桶 (711)
马拉默德

寻找格林先生 (730)
贝洛

墨西哥

卢维纳

(755)
鲁尔福

哥伦比亚

一个长翅膀的老头

(765)
马尔克斯

巴 西

船夫佩德罗

(773)
阿里诺斯

智 利

十二号风门

(783)
利略

阿根廷

交叉小径的花园

(791)
博尔赫斯

乌拉圭

脑膜炎和他的影子

(804)
基罗加

后 记

(831)

〔日本〕国木田独步

国木田独步(1871—1908) 日本诗人、小说家。出身下级官吏家庭,家道中落后,当过教员、新闻记者、杂志编辑。他短促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几十篇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还有不少优美的散文作品。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独步吟》(1897),散文集《武藏野》(1898),短篇小说《源老头》(1897)、《牛肉和马铃薯》(1901)、《少年的悲哀》(1902)、《春鸟》(1904)、《穷死》(1907)等。《少年的悲哀》的氛围是感伤的,少年悲哀,哀的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不幸命运,并寄予了作者深切的同情。清丽的文笔,凄迷的月夜,使作品充满了一种诗意的情调。

少年的悲哀

如果说少年的欢乐是诗,那末,少年的悲哀也是诗;如果说蕴藏在大自然心中的欢乐是应该歌唱的,那末,向大自然之心私语的悲哀,也是应该歌唱的了。

总之,我想把我少年时代的悲哀中的一件事讲给你听。——一个男人这样说。

因为父母住到东京去了,我从八岁到十五岁,寄养在叔父家

中。

叔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拥有大片山林土地，就在平时，家里也雇着七八个男女佣人。

对于父母让我在农村度过少年时代这番好意，我是不能不表示感谢的。如果我在八岁那年也同他们一起去东京，那末，今天的情况就会迥然不同，至少，我可能比现在更聪明一些，但那颗心却难以享受像华兹华斯诗篇那种高远清新的诗意。

我驰骋在山林田野之间，度过了八个幸福的岁月。

叔父家坐落在小山山脚，近郊树林茂密，还有河川泉池，濂户内海近在咫尺。无论在山林田野，还是在河海溪流，我没有一点不自由的地方。

记得是十二岁那年，一天，一个名叫德二郎的仆人，说是要在夜里带我去一个有趣的地方，问我是否去。

我问他：“那是什么地方？”

德二郎微笑着回答说：“这您就甭问了；管它什么地方，德带您去的地方还会没有意思吗？”

这德二郎当时大约二十五岁，是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他本来是个孤儿，从十一二岁就到叔父家里做佣人。他皮肤微黑，五官端正，眉清目秀。一喝起酒来就要唱歌，不喝酒时也是边唱歌边干活，精力非常充沛。平时令人觉得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心地非常善良。从叔父开始，当地人对他有口皆碑，说在孤儿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对叔叔、婶子可得保密啊。”德二郎边唱边向后山走去。

时值盛夏，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跟在德二郎身后，穿过庄稼地，跑过稻叶飘香的田间小道，来到了河堤。河堤高出庄稼地半截，从那儿爬上去，一望无际的原野尽在眼中。天不过刚黑，已经皓月当空，满山遍野洒满了凜冽的月光。田野尽头，烟雾缭绕，如在梦中；树林披上一层薄雾，好似漂浮起来一般；撒在低

矮的河柳叶尖上的露水，晶莹仿佛真珠。小河下游不远的地方就是江湾，那儿已经涨满潮水。把船板连在一起搭起的桥，由于水位上升，顷刻之间好像变矮了。河柳半浸在水中。

堤上微风徐徐，但河面却一丝涟漪也没有腾起。万里晴空交映水中，就像一面镜子。德二郎走下河堤，解开了系在桥下的小船的缆绳，敏捷地跳了上去，静谧的水面顿时漾起漪澜。

“少爷，快点，快点！”德二郎一面催我，一面摇起了船桨。

我刚刚跳上去，小船就向海湾驶去。

越靠近海湾，河面就越宽阔，月儿的清光泻入海面，两岸的堤坝渐渐消失在远处。回头一看，上游已经隐没在一片迷雾中，小船也不知几时竟驶进了江湾。

穿过这浩渺如同湖泊似的江湾，只有我们这一叶孤舟。德二郎不似往常那样放声高歌，而是轻声哼着。他一边唱歌一边划桨。江湾退潮后宛如一片沼泽，湖光山色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好像已经不是我平时熟习的那个洋溢着土腥味的江湾了。南边峰峦幽暗，倒映水中；东边陆地，月色苍茫；水陆难辨，小船朝西驶去。

西面的江湾入口，又窄又深，而且离陆地很近，地势又高，把这儿作为锚地的船只寥寥无几，从外形看，大都是些洋式帆船，装运当地出产的食盐，此外，还有不少从事对朝鲜贸易的本地人拥有的船只，以及往来于内海的日本船。两岸人家或在高处或在低处，依山傍水，有数万户之多。

从江湾深处望去，高悬的舷灯有如星斗，灯光低照，宛如金蛇。这片景象衬托在寂寥的山川景色中，好似一幅绘画。

随着船向前方划行，港内的动静也逐渐清晰了。我虽然不能详细描绘这海港风光，但我将努力把那晚亲眼所见而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情景讲一讲。那是一个月光如洗的夏夜，船上的人都踱向甲板，岸上居民也来到屋外，临海的窗户都敞开了。灯光虽然

迎风摇曳，但水面却如油般光静。人们当中，有吹笛子的，有唱歌的，临海的妓院发出了夹杂着三弦的喧笑……真是一片欢愉、辉煌景象。但我却不能忘记在这歌舞升平背后的那凄迷的山色、山影和水光。

“上岸吧。”德二郎催促我。他自从在堤下说了那么一句“请上船吧”以后，就一直闷声不响。因此，我对德二郎为什么陪我到这儿，是迷惑不解的，但我还是乖乖地下了船。

德二郎系好缆绳，立即跟着迈上了石阶，然后三脚两步走在前头，登上石阶，我默然无言地尾随在他后面。石阶宽不到半间^①，两边是高高的墙壁。石阶尽头，像是一户人家的院子。四面全是木板墙，墙角放着盛满水的水桶。一棵出墙的树木，把它茂密的枝梢露在一面木墙的顶端；好像是棵柚子树。地上洒满了清柔的月光，四周寥无人迹。德二郎站在那里竖耳静听了一忽儿，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向右边的木墙推了一下，原来是扇黑色便门，一声不响地掀开了。朝里一看，紧挨着就是楼梯。随着门声，传过来下楼梯的飘忽脚步声。

“是德先生吗？”一个年轻女人向我们膘了一眼。

“等着我们哪！”德二郎同那女人打招呼，然后特意向我瞥了一眼，补充说，“我把少爷带来啦。”

“少爷，请进！你也快点进来。不要在这儿耽搁时间了。”那女人敦促德二郎，德二郎又接着上楼梯。

“少爷，这儿可黑着呐。”德二郎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同那女人上了楼。我无可奈何，只好也跟着他们上了又黑又窄又陡的楼梯。

没想到这儿原来是一家妓院。那女人把我们引进一间临海的屋子。在那儿凭栏远眺，海港下游，田野边缘，甚至西面的海边

^① 日本长度单位，一间合 1.1818 米。

都可饱览无遗,更不用说港口内部了。但是,这房间只有六铺度大小,而且席子已经陈旧,一眼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富丽堂皇的房间。

“少爷,请这边坐。”说着,女人把座垫放在栏杆旁,让我吃夏橘和其他水果以及点心等等。里间那儿摆着准备好的酒和酒菜,女人把这些东西搬了过来,然后和德二郎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德二郎摆副平时不曾见过的严肃面孔,把女人替他斟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双目逼视那女人问道:“究竟定在哪一天啦?”

那女人大约十九或二十,苍白无力的神态,甚至使我怀疑她有病。

“明天,后天,大后天……”那女人扳着手指回答说,“定在大后天了;可是,我现在又有点犹豫了。”说着就耷拉着脑袋,好像偷偷用袖子抹泪。

这时,德二郎正在自酌自饮,咕嘟咕嘟地喝酒。他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话虽这么说——想起来,也许还不如死了清静。”

“哈,哈,哈……少爷,这位大姐说她要死哪,您说该怎么办?——喂,喂,我把同你说好了的那位少爷领来啦,你好好看看吧!”

“我已经端详半天了,真是一模一样,我算是服啦。”女人说完,含着笑,目不转睛地看我。

“说我像谁?”我惊愕地问道。

“像我弟弟呗!说少爷像我弟弟,实在不敢当,可是,您瞧这个!”那女人从衣带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

“少爷,这位大姐曾经给德看过这张照片,我一看就说和我家少爷像极了。听我这么一说,她非求我把您带来不可,于是,今晚就把少爷带来了。因此,您不多吃些菜可不行啊。”德二郎边说边呷酒不止。